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论

Yishi Kexue De Diyirencheng Fangfalun

徐 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论

Yishi Kexue De Diyirencheng Fangfalun

徐 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论 / 徐怡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 - 7 - 5161 - 9284 - 9

I. ①意… II. ①徐… III. ①意识论 IV. ①B016. 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8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2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55.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意识科学与第一人称进路	(1)
第一节 体验——作为心智本质的第一人称被给予性	(3)
第二节 主体性的禁忌与认知革命	(8)
第三节 意识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混战与解释鸿沟	(13)
第四节 以现象体验为意义基石的生成认知	(17)
第五节 神经现象学与训练有素的第一人称方法	(19)
第六节 一个全面的意识研究与第一人称方法论	(24)
第一章 意识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31)
第一节 内省的困难	(33)
第二节 反思与前反思	(38)
第三节 单一水平的意识理论	(48)
第四节 自觉知	(51)
第五节 纯粹意识状态	(62)
第六节 无意识	(69)
第七节 注意	(73)
第八节 詹姆斯的意识理论、彻底经验主义与“宗教科学”	(80)
第九节 佛教心智理论	(96)
第二章 第一人称方法考察	(121)
第一节 心理学内省	(122)
第二节 现象学方法	(133)
第三节 佛教禅定实践	(145)
第四节 第二人称访谈	(166)

第三章 第一人称报告的有效性与验证	(174)
第一节 体验与语言	(175)
第二节 意识的交互主体性	(182)
第三节 第二人称视角	(183)
第四节 无主体的客观性和“陈述行为一致性”的有效性	(186)
第五节 第一人称报告的有效性	(192)
第六节 心理学内省的言语报告研究	(197)
第七节 促进描述的问题列表	(199)
第八节 第一人称研究中的复杂性与偏差	(201)
第九节 主体间—神经—现象学验证	(203)
第四章 利用第一人称专门知识研究体验的神经对应物	(205)
第一节 禅修的神经相关物研究	(206)
第二节 神经现象学案例	(208)
第五章 评估与总结	(210)
第一节 第一人称方法的对比评估	(210)
第二节 总结	(211)
参考文献	(217)

导 论

意识科学与第一人称进路

在过去 20—30 年，认知科学对意识的强烈兴趣和全面回归^①“已经引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即‘意识研究’（consciousness studies），它将意识作为它的主焦点。‘意识研究’是有关意识多学科研究的一个涵盖性术语，它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以及语言学。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但这个领域已经变得非常广阔了”^②。有时，“意识研究”也被称为意识科学（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在历史上，对意识现象本身的聚焦并不是在这一波“意识研究”中首次出现的。在东方，千年前佛教唯识学^③体系中就出现了堪称对意识的第一次主题化和系统性的研究。在西方，近代意识研究的起源则被归于笛卡尔。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和认识论转向。在笛卡尔那里，“思维”是指一切有意识的心智（mind）活动。威肯（P. Wilken）在 2006 年意识科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① 例如巴尔斯（B. Baars）“我认为，二十世纪科学和人文分裂的一个原因是，科学完全无视人文学科关于意识的一切美妙的说法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就是一例]。情绪是另一个被忽视的主题。如今这两个主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回归，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内，我们将看到分裂的结束，看到一种极端分裂世纪的重新整合。” [详见 Blackmore, S. (2005), *Conversations on conscious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2.]

② Velmans, M., & Schneider, S. (Eds.) (2008),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sciousnes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p. 1.

③ 大乘佛教派别之一，亦称瑜伽行派，中国传统称为有宗。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和《成唯识论》等为主要经典。关于心识的本体、结构、功能和层次，唯识学提出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八识”、“五位百法”、“四分”等学说。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 ASSC) 第十届会议的致辞中就意识研究的发展列出如下大事年表。^①

· 19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意识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 19 世纪 20 年代：行为主义的诞生，意识研究的黑暗时代；

· 20 世纪 50 年代：计算机的诞生，认知革命；

·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个 PET（正电子断层扫描）影像；

· 20 世纪 90 年代：第一个 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影像；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巴尔斯（B. Baars）在心理学，丹尼特（D. Dennett）在哲学，克里克（F. Crick）和科赫（C. Koch）在神经科学中分别开展了意识研究；

· 刊物和会议：1990 年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创刊，1992 年 *Psyche* 创刊，1994 年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创刊，1994 年第一届 Tucson 会议举办，1997 年第一届 ASSC 会议举办。

威肯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兴起的当代“意识研究”是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而当今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无疑为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期（乃至诸种人文学科）注入了巨大推动力——人类自身内部对认识自我的终极追求和外部认知科学、脑科学的技术发展，都在推动着当代意识科学——哲学研究的不断向前，乃至收获颠覆性的研究成果。

在这热烈庞杂的景象背后，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反思应该来自方法论领域——在自然科学全面进入主体性领域，并雄心勃勃地旨在破解全部大脑密码以至于破解人类意识密码时，我们似乎遗忘了对主体性体验这一特殊研究对象，在方法论上早已有了否定之否定的百年纠缠：从 17 世纪的认识论将主体性意识立为世界基石；其后，机械论、行为主义将“主体性”视为不科学的成分，或者不能成为科学方法所研究的对象而排除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领域中；再到 20 世纪中叶，认知科学夺取了

^① Wilken, P. (2006), "ASSC-10 Welcoming Address", In: 1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 23—36 June 2006, U. K.: Oxford.

行为主义研究人类心智的阵地，对意识体验的科学研究又从数十年的排斥中慢慢恢复了过来^①；而认知科学伊始，心智的表征计算隐喻并未真正囊括心智的第一人称维度，直至20世纪90年代，对认知的具身隐喻与生成进路才试图弥合现象心智与计算心智之间的鸿沟，使主体性维度真正在认知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②。另外，认知科学对意识研究的解禁同时引发了哲学上关于意识“难问题”的形而上学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物理主义各种版本的还原策略并未获得全面胜利，反而为人们留下了心智与物质之间难以跨越的“解释鸿沟”。

近现代意识研究进程中，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失败、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混战、新兴认知科学中认知观的发展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意识研究中主体性维度的不可消除性与困难性。“不可还原”的现象体验（phenomenal experience）在生物领域中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一现象学立场如今已成为探索心智的原则性共识。由此，第一人称维度的研究不仅是心智本性以及一个全面的意识研究所必需的，而且对意识的科学研究具有引导作用。但在脑神经科学技术手段日益发达的今日，我们对自身最亲密的领域的通达及其方法却依然与苏格拉底时代相差无多，甚至出于对主观性的批判，依然会否定科学的通达它的解释权。对意识的单面物理主义的研究进路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另外，随着主体性维度的回归，反思研究第一人称的可能方法就成为了首要与必要的迫切问题。一个更为全面的意识研究，不能规避鲜活的第一人称维度，而对这一维度的关注，首要的难问题是构建、规范适合的方法论。

第一节 体验——作为心智本质的第一人称被给予性

作为意识研究尤其是第一人称进路研究的首要对象——我们的自身体

^① Baars, B. J. (2009),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Science", In *Encyclopedia of Consciousness*, edit. by B. P. Banks, Academic Press, pp. 329 - 338.

^② 对这一主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 Thompson, E. (2007),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验,首先我们需要明晰它的定义。对于它,我们虽然再熟悉不过——第一人称可通达的、私密的、亲知的,却总是难以定义——就像“感受质”(qualia)这样的术语一经生造,对它的描述向来能在哲学语义的考量中引起纷争不断。

瓦雷拉等人对“体验”(experience)做出了以下定义:它是鲜活的、第一手亲证了、描述了我们的心智和行动的全部范围,重点不在于行动的内容而在于它的直接性和具身性(immediate and embodied),因此它和个人化是分不开的,是行动内容的本性。体验总是单个主体在一个特定时空中所经受的,对此他/她是以“第一人称”通达的。并且,特定主体的体验“当下是精确的、具体的和个体化的。它集中在特定的时空参量中,因而每一刻都是新的与不同的:同时,它又涵盖体验主体已经生活过了的和沉积了的全部生活”^①(这意味着我们对体验的研究需要囊括心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范围)。由此,我们常常用“第一手描述”、“第一人称通达”、“内省”、“现象学数据”或“鲜活的体验”这些术语来指称它:

我们说“第一人称事件”(first-person events),指的是与认知和心智事件相关的鲜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有时我们也用“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甚至“感受质”(qualia)等这样的术语,但称它们为“意识体验”(conscious experience)或单纯叫“体验”更自然些。这些术语意味着(视觉、疼痛、记忆和想象等)这些被研究的过程表现为与一个能提供叙述的“自我”或“主体”相关联,并表现为他的显现;它们有一个“主观的”内在。

相反,“第三人称描述”(third-person descriptions)涉及与其他自然现象研究相关联的描述性体验。尽管在科学中总是由人类施动者(human agents)提供和创作各种描述,但是这些描述的内容(例如生化反应、黑洞或突触电压)却与提出它们的人类施动者没有明显或直接的联系。它们的定义特征指称了世界事件的属性,却没有体验一心

^① Depraz, N., Varela, F. J., & Vermersch, P. (Eds.) (2003), *On Becoming Aware: A Pragmatics of Experiencing* (Vol. 43),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p. 5.

智领域的直接表现；它们只能间接地关联这个领域（通过实际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交流的模式等等）。这种“客观的”（objective）描述的确具有一种主观—社会性维度，但是这一维度隐藏在科学的社会实践之中。它明确的、直接的所指就是“客观的”、“外在的”、当今科学的内容（即我们如今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诸如物理学和生物学等）。^①

反观我们的体验，有意识的现象体验首要的特征无疑是现象的感受性及其意向性结构特征。如果我们尝试着往自己的内心观望，这种感受性的特征无疑是丰富的——通常情况下它充满了言语思维，即充满观念、意象、创意、论断和自发地流经我们心里的问题解决。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发现，心不只是它的念头，不只是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意象流。它还包括思想过程周遭的广泛的心智状态和品质：感受、心境、直觉、本能，以及一个常被忽视但更重要的明显事实是有意识的觉知。对于我们丰富的心智活动，一个形象与常见的比喻描述就是它像一个宽广的舞台，各种心智内容作为演员不断地在其中穿梭，时而进入觉知的聚光灯下，时而隐没在舞台的黑暗处，或时而退出舞台。它的现象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常常被比喻为不息的川流。对于感受性的品质的描述常常和主观性、私人性这样的词汇连接在一起：

“主观感受”已然是一个过于模糊的术语。然而，它却是常用的术语——甚至是在哲学家们相对技术性的讨论中——被用于理解从内部体验意识像是什么样的感觉。主观感受的例子就是：被感觉到的玫瑰的红、顺着脊柱的颤抖感、羊乳奶酪的味道。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意识的“私密”中体验这样的感受，或者似乎如此。它们的“品质”对我们而言是透明的，尽管它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地与他人交流的东西；而且因为品质是如此重要，事实上它内

^① Varela, F. J., & Shear, J. (1999), "First-Person Methodologies: What, Why, How?", i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6 (2—3), p. 1.

在于感受，哲学家们有时简单地把主观感受称为“感受质”（qualia）。没有人怀疑主观感受也有量的方面：例如，我或许能够告诉你一种红色感觉要比另一种红色感觉强烈两倍。但是我无法告诉你（如果你不曾知道的话）红的品质在哪里。^①

无疑，体验的这种亲知特性也是我们再熟悉又难以言语不过的了。

其次，体验或意识的核心本质就是觉知（awareness）或知道（knowing），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明的第一人称被给予性，而揭示这个被给予如何可能的问题正是现象学乃至整个意识科学、人类科学的核心问题。杰出的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就对意识的自觉知特性好奇不已，他将它比作光，并且将意识之光何以可能的问题作为毕生探究的终极主题：“当我们坐在观众席上等待时，通往舞台的门缓缓打开，一个演员步入光亮，在这个特定时刻，我总是会很好奇；或者，换一个视角，当一个演员在半明半暗之中等待，他看见同一扇门打开，这一刻灯光、舞台和观众都显现出来，对此，我也总是会很好奇。几年以前我认识到，无论一个人采取什么视角，这一刻的感人品质是一例新生的具体体现，是穿越某一阈限的具体体现，这个阈限把一个得到保护但有限的掩蔽所与一个超越的世界（world beyond ahead）的可能性和危险分离开来。然而，当我准备介绍本书时，当我对自己写过的东西进行反思时，我感觉到，进入光亮也是对意识、对有知道功能的心智（knowing mind）的诞生、对自我感（the sense of self）简洁而又卓越地迈入心智世界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我们如何步入意识之光，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我撰写的是关于自我感、关于从天真和无知再到知性（knowingness）和自我性（selfness）的转换过程。我的特定目标就是考察促使这一关键转换得以发生的生物学环境。”^②

这里的觉知不同于意识的内容，它也不是一种表征的形式，由此较之

① Humphrey, N. (1999), *A History of the Mind: Evolution and the Birth of Consciousnes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pp. 24 - 25.

② [美]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感受发生的一切》，杨韶刚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于意向性结构更为本质——觉知是生命的内在特征，这种自明的被给予性先于意向性，而后者则内在于表征的认知活动。另外，觉知是自觉知的（self-awareness），也就是说，有意识的心智无须另外一个心智活动来判定自己是有意识的，意识是自证自明的（self-evident）。在心理学伊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已经晦涩地将意识的这一本性描述成了一种必要的“功能”：“我的意思仅仅是否认意识这一词代表一个实体，不过我却极端强调它确实代表一个功能（function）。我的意思是，并没有一种存在的原始质料或性质——它与由物质对象构成的东西截然不同，但却构成我们对物质对象的思想的东西；但在体验中存在一种思想所行使的功能，而要行使这功能，就要援引存在的这个品质。那个功能就是知道（knowing）。为了解释事物不仅存在而且被报道和被知道这个事实，为此‘意识’被假定为必要的。谁要是把意识这一概念从他的基本原理表中抹掉，他就仍然必须以某种方式让那个功能得以行使。”^①

事实上，这种第一人称主体性的感受并非如此难以理解，它正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捕捉到的体验——只要我们将我们的意识从对外部对象的注意力拉回到对内在的关注中，闭上眼睛，你就将“无法怀疑”地知道自己是一个觉知者，并且你从来都不曾遗失这种觉知。

最后，本书坚持了体验的不可还原的现象学立场。对于体验的不可还原性，我们可以简单地介绍三点证据：

第一，要把体验看作一个可以探索的领域，就要承认生命和心智所包含第一人称维度是我们的正在进行着的存在（ongoing existence）的一个特征。剥夺对这种现象领域的科学审查就意味着等于截去了人类生活的最亲密的领域，或者否定了可以通达它的科学解释权。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二，主观体验指的是在日常实践中自己的认知、意图和行为的有权享有者（user）的水平。我知道我的运动是肌肉的一系列协调收

^① [美] 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缩的产物。然而，动作计划在紧急情况下所运作的移动我的手臂的行为，对作为一个主动的施动—有权享有者（agent-user）的我来说，表现为一种动作意图（motor intentions），而不是只能从第三人称视角看到的肌肉的伸缩性。这种实践的维度是使得与第三人称解释的交互作用得以可能的第一步（它不是心智哲学中那为人熟知的抽象的空想描述）。

第三，人类实践中的体验是“变化”的特殊切入点，它可以被各种专业所干预，例如教育和学习、运动训练和心理治疗。所有这些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证据，不仅证明了体验领域对运用自身心智的人类活动和生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证明了体验领域是可以被探索的，我们可以在规定设置（培训课程、运动辅导、心理治疗课程）的特定实践和人际互动所带来转变中看到这种探索。此外，我们需要质疑这样的假设：即严格的潜人格的和有意识的之间的界限是固定、一旦给出就永不更改的。作为一个基本维度，第一人称方法论包括两个主张：即界限是可移动的，并且在过渡地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前一反身的探索表明，存在丰富且大量未探索的信息和数据资源，并带来戏剧性的结论。^①

在坚持体验的非还原论立场上，本文所要研究讨论的除了意识或体验的本性、现象结构之外，更要探讨获得体验报告的第一人称方法是否能够得到主体间验证，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可公共观察性，换言之，不将体验还原为行为，我们是否能够如其所示的知道它并描述它？从而为意识研究的纯粹第三人称进路所遇到的困境给出回应。

第二节 主体性的禁忌与认知革命

机械论没落以来，几经轮转，在心理学对心智的研究中，行为主义思

^① Varela, F. J., & Shear, J. (1999), "First-person Methodologies: What, Why, How?", i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6 (2—3), p. 4.

想及其方法论思路又几乎主导了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心理学内省方法自身的混乱——内省方法的细节没有达成一致共识，各个实验室对意识及其元素种类的划分没有统一的定义与分类，主观体验及其报告具有私人性、难以证伪——人们开始一致否定内省方法转向“反应—刺激”模式的行为研究。行为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是对内省主义（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形式之一）的反对与取代。由此，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主体性成为了实验科学研究的禁忌，而行为主义的影响则一直延伸、渗透到了当今各种版本的还原论思想中。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以将心理学锻造成一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为目标，而行为主义则更为激进地推进了“自然”这一风格——彻底采用“刺激—反应”的第三人称观测方法论纲领，排除对主体性意识的研究，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人类行为。

美国心理学的另一名奠基者，詹姆斯·麦凯恩·卡泰尔（James McKeen Cattell）指出了大多数心理学在随后几年中采取的路径：“通常不再需要心理学实验的被试是一名心理学家，就像不会要求被解剖的青蛙是一名生理学家一样。”心理学所追求的这一策略是尽可能地使心智客观化，心智或者作为行为操作、生理反应，或者随着控制论及随后认知科学的出现作为非意识的信息处理。“意识”成为一个禁忌性术语；内省作为研究心智的一种方式遭到拒绝；并且对于心理学家而言在心理生活的主观性中不再需要任何训练有素的、第一人称的专家。尽管在这种倾向中存在著名的例外，比如格式塔心理学和现象学心理学，但是这个“主观性禁忌”已经影响心智科学研究几十年了。^①

这一进程在华生（J. B. Watson）清洗心理学词表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华生建议抛弃描述人类体验几乎三分之二的词汇：“意识（con-

^① Thompson, E. (2006), “Neuro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lative Experien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edited by Clayton, 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28.

sciousness)”首当其冲,随后像“意志(volition)”、“注意(attention)”、“自我(self)”、“意象(imagery)”、“计划(planning)”、“思考(thinking)”、“认识(knowledge)”、“内部言语(inner speech)”、“意向(intentions)”、“期望(expectations)”、“记忆(memory)”和“知觉(perception)”——这样一些指称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事物的词汇都被抛弃了^①。从此心理学对心智的研究重新聚焦在它的外显行为和导致行为产生的生理刺激上,包括神经、肌肉、腺体等各种可观察的生理功能。心理学这一生物科学的进路一直延伸到今日的神经科学中。

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背后则承诺或支持了一个关于心智的存在本性的还原论命题,即对心智现象的“反应—刺激”解释是充分的,心智内容可以被还原为外显行为与生理刺激。这一策略在获得测量的可行性优势的同时却也招致了诸多讽刺:“我们并不是从他人对我们的行为的观察或完全从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观察来间接地了解自己的愉悦和悲伤。我们仅仅是感受它们。”^②

对强行为主义的狭隘局限的不满导致了心理学与脑科学中的“认知革命”,随着仪器与技术的进步,大量的高级认知现象如工作记忆、长时记忆等开始重新进入认知科学的研究视野,科学家开始根据各式各样信息的表征加工模式来理解心—脑。“意识”这一心理对象,更是重新成为了认知科学研究的目标对象。

认知科学虽然接纳了意识作为其研究对象,但60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则以功能主义的进路来理解心智和意识,即将心智视为大脑的功能,用神经网络语言或信息加工语言来解释心智现象(见图1)。心智或大脑内部的黑箱被解读为信息编码、加工、转换的过程:

^① Baars, B. J. (2009),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Science”, In *Encyclopedia of Consciousness*, edit. by B. P. Banks, Academic Press, pp. 331–332.

^② [英] 马克斯·威尔曼斯:《理解意识(第二版)》,王森、徐怡译,李恒威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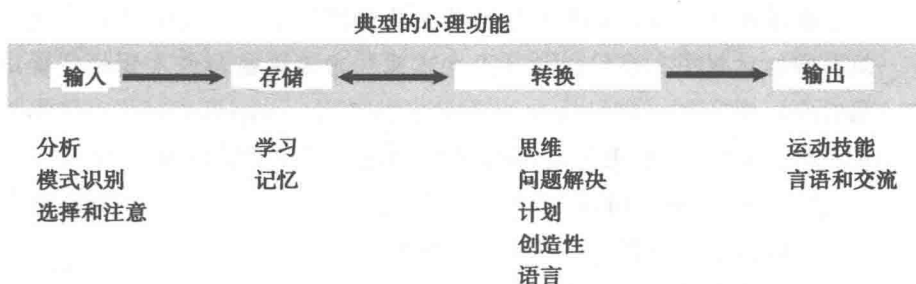


图1 典型的心理功能主义将人类心智理解为信息加工的过程

图中即表示了信息输入与输出的流程示意^①

虽然功能主义的兴起赋予了意识研究以合法地位，但不幸的是，它对意识的解释仍然停留在第三人称的功能性解释上：“多年来对如今被认为是与意识紧密相关的心智过程的认知解释几乎未提及意识。例如，选择性注意理论关注加工能力如何分配，关注决定刺激选择所发生的输入分析的阶段，以及关注前注意加工如何区别于焦点注意加工。短时记忆理论试图详细说明它的容量、统辖信息进入和消失于记忆系统的原则、所使用编码的模式等。尽管有理由相信人类的现象意识与注意加工和短时记忆关联密切，但是这种关联的本性却不是这类认知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因此，它不会在这种信息加工的解释中得到详细说明。例如，上述模型中不会出现跨越第三人称的信息加工解释与现象体验的第一人称解释之间鸿沟的‘桥接法’或‘转换方程’。”^②

50年代后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意识研究被合法地带回了实验科学的研究视野中，然而，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专注于认知功能、认知模型的认知科学是不完整的——它忽略了对第一人称主体性与意识的关注与解释：

^① 图片转摘自[英] 马克斯·威尔曼斯《理解意识（第二版）》，王森、徐怡译，李恒威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② [英] 马克斯·威尔曼斯：《理解意识（第二版）》，王森、徐怡译，李恒威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事后来看，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从传统哲学和心理学走向当代认知科学的过程中，我们错过了一些东西，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重新正视它们。概言之，我们缺少的是对主体体验（experience）的科学关注。早在1892年威廉·詹姆斯就正面地引用了乔治·查姆布尔·拉德（George Trumball Ladd）有关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学是“对意识这种状态的描述和解释”。意识被认为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可是认知科学直到近年来才开始谈及它。^①

为了回应这一研究现状，以及哲学中所提出的“解释鸿沟”难题，一方面认知科学需要在对心智的理解上改良表征隐喻或建立新的隐喻——如生成认知，来应对解释鸿沟，并将主体性体验真正纳入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去。另一方面，无疑，我们需要转而深入地关注于开发意识的第一人称研究进路。

由于意识本身的特殊感受性特质，决定了需要人们重新开始接受向内自我观察的方法，并反思如何提高和确保内省的客观性，使之能更好地引导实验科学。于是人们绕了一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詹姆斯的起点——与实验的第三人称研究相比，在詹姆斯那里首要的肯定是第一人称的体验，詹姆斯在倡导实验研究的同时，仍认为：“尽管科学态度的这种非个人性鼓励一种大度，但是我相信，那是极其肤浅的。现在我用三言两语说明我的理由：只要我们涉及宇宙和普遍，涉及的只能是实在的符号，但是，只要我们涉及私人的或个人的现象，涉及的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实在。”^②詹姆斯把内省作为研究精神现象的一种必需的方法，并在一开始就深刻地思考了关于内省客观性的问题。内省是可错的，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在于心理学家对保障其有效性的体系的建立，这样的—一个方法论的体系是可探索与累积的，从而像避免科学方法中的观察误差一样，逐步避免内省观察所产生错误。

① [加] 埃文·汤普森：《生命中的心智：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科学》，李恒威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 [美]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尚新建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页。